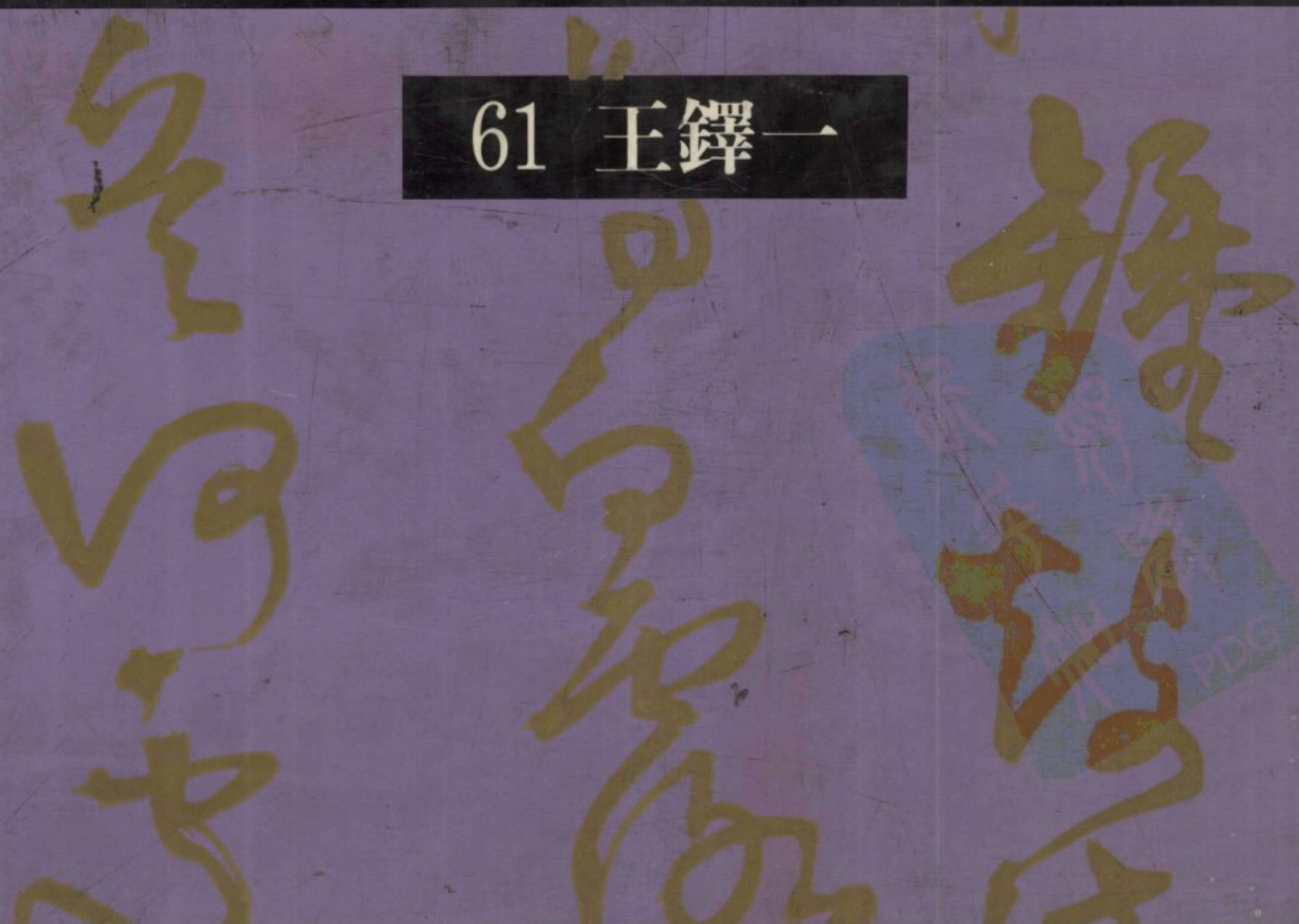


中國書法全集

61 王鐸一



中國書法全集

61

清代編
王鐸卷一

主編 劉正成

本卷主編 劉正成
本卷副主編 高文龍

(京)新登字01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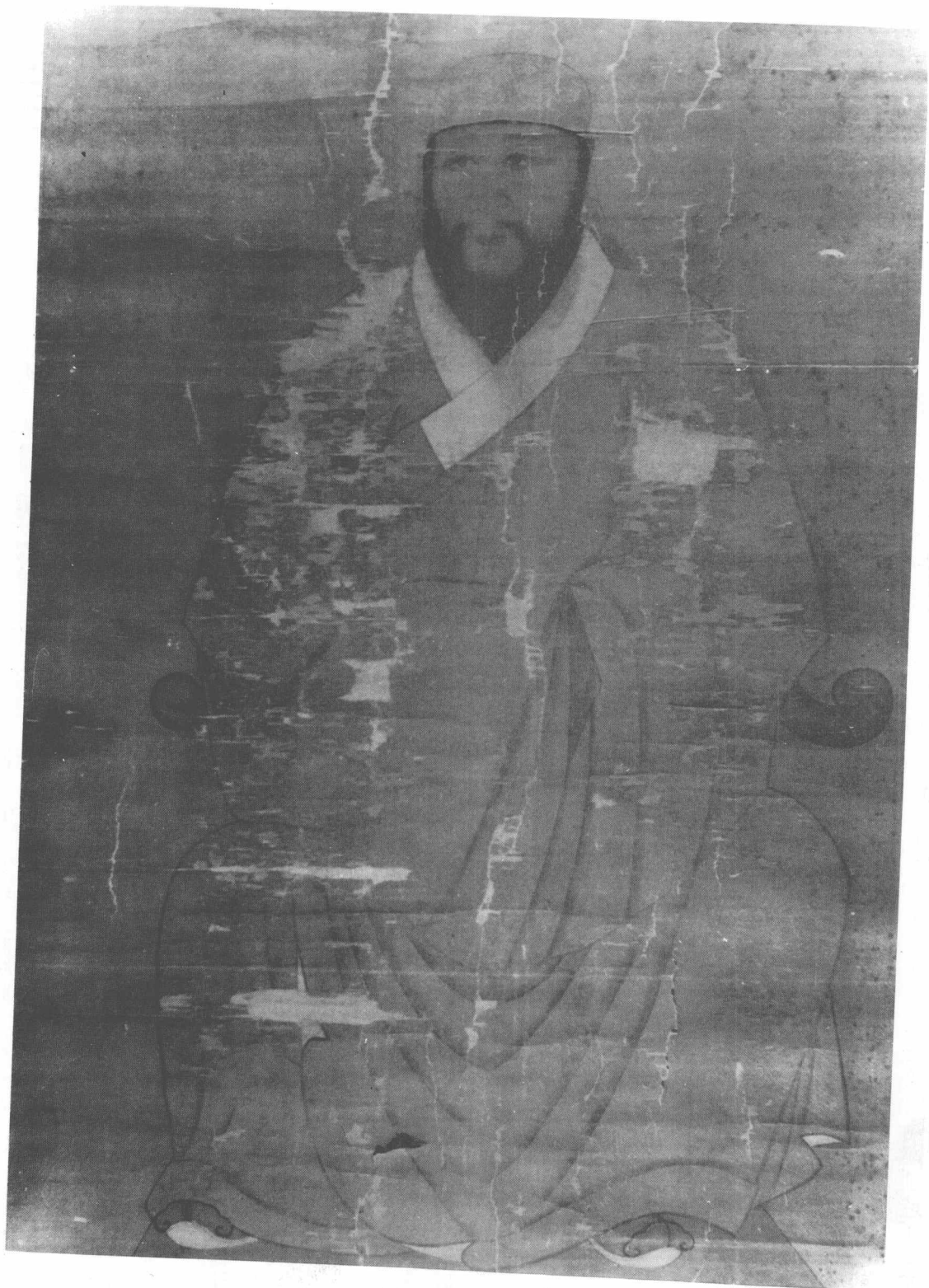
顧問 沙 洪
林 准
龔如甲
策劃 葉妮妮
劉正興
責任編審 王鐵全
技術編審 崔志强
責任編輯 蕭新柱
圖版編輯 蕭新柱
技術編輯 張志學
姚燕生
地圖編輯 李 森
封面設計 羅 洪
設計指導 侯榮亞
扉頁題簽 劉正成
責任校對 張家璋

中國書法全集 第61卷
劉正成主編

出版發行：榮寶齋（北京宣武區西琉璃廠）
經銷：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
排版：好利（北京）電腦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中國農科院情報所印刷廠

開本：850×1168 1/16 印張：22
1993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93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03-0141-3/J·142

61-004800



王鐸自畫像

序言

人類的發展，有了精神創造。這精神創造，首先用來改造自然，同時用來改造自己。於是，改造人類自己的活動——藝術誕生了。

有人說，書法是線的藝術。那麼，當人在畫出第一條線時，不是用來從事改造自然的勞動，線的藝術便誕生了。這線的藝術，便是人類為改造自身的精神創造的產品。線的藝術先於文字，但當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所創造的、始於象形的文字出現以後，線的藝術獲得了最為成功的發展。這就是書法。書法靠一種不斷約束自己，並創造自己的規範，把人類自己富有思維與理智的精神創造活動，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同時，又在不斷創造前此沒有的『自己』，即創造的理想境界——意境。

書法的技藝是如此玄妙莫測，有時候，一點一畫，使你終身追求而不得。而書法的意境，即它所包容的精神、意識、情感的藝術創造部分，絢麗非凡，魅力無窮，一點一畫，會使你頂禮膜拜，陶醉終生！

愈有民族性，便愈有世界性。書法藝術的世界性，便存在於創造和運用它的我們先民們遙遠的藝術創造史，和這種藝術創造所達到的高度與深度。它並非能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但它不是不可理解。理解了我們的民族，便可能理解它；當然，理解了它，便可能理解我們的民族，我們民族的精神、意識、情感與心靈，我們民族如此驚人的創造能力與技藝，理解到人類在改造自身時的那麼多美好的追求。線的藝術——書法，在這一點上，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直接、最單純、也最高的人的真實。

因為它是真實的，所以它美好而崇高。張芝、王羲之、懷素、顏真卿，這些『草聖』、『書聖』，他們的隻字片紙，為什麼今天竟價值連城，萬金不易？就因為他們在表達人的心靈與情感上，達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

人類發展到今天，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成就出現了奇蹟。工業化、原子能、電腦、太空技術、遺傳工程……這眼花繚亂的一切，幾乎使人類遺忘了自己，遺忘了最需要創造和建設的那個部分——人的精神和情感現象——人之所以能君臨萬物、能創造這個世界上屬於最崇高、最美好的那個部分。因此，皈依藝術的熱潮興起來了。億萬中國人，甚至於所有漢文化圈的人，在拿起筆來作一種創造的時候，便同時想到為了『自己』的那種因素——書法藝術，並熱烈地投入其中，去實現、創造更為美好的『自己』。

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並非到今天才出現了『書法熱』。先民們剛剛創造了文字，便紛紛把它『書』在祭祀、占卜的龜甲、牛骨上，『書』在一切器皿、工具上，『書』在山石

上。他們爲能創造『自己』而激動振奮、驚喜異常。在創造和普及了紙和毛筆的那個時代——漢代，書法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熱潮。第二個熱潮，是在從外飾的輝煌走入內心的玄想的東晉。從唐代以來，幾乎每一個時代，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士民百姓，甚至企圖逃離人世的僧侶，多少人奮身投入其中，以至終其一生，造成一個又一個新的熱潮；多少多少美妙絕倫的『心靈圖畫』應運而生，令我們爲『自己』而驚嘆不已。金石與紙俱會銷毀，人們運用物質手段不斷翻錄下來，流傳永遠。唐太宗的宮廷，最先開展大規模的響搨摹製工作，複製二王書跡。宋太宗則開展了更爲大規模的複製工作，即刻搨《淳化閣帖》。民間亦風起雲從，上行下效，叢帖蔓生。清高宗弘曆運用強大的國力，編輯、刻搨了更爲浩大的《三希堂法帖》，流傳於今三百年而不廢。鄰邦日本，在本世紀運用現代印刷術，編輯出版了好幾套卷帙浩繁的《中國書道全集》。這對我們是一種幫助，亦是一種激勵。今天，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力來自己動手的時候，爲什麼還要延誤時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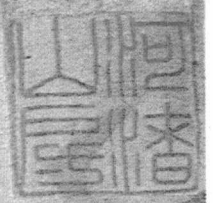
王羲之云：『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任何個體的生命，在天地運行中，只是一瞬。但是，歷史的大創造，又往往在一瞬之中完成。我們在一瞬中存在，又在一瞬中創造和完成。存在、創造當然與一定條件相聯繫。目前，我們的國家尚未達到十分富裕的階段，所以，我們不得不採用民間的手段，聚集民間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繼續我們的前人樂此不疲的工作，延續書法藝術這條生命鏈。爲了歷史，也爲了明天。於是，便有了這部《中國書法全集》。儘管這個創造如此匆忙、很不理想、很爲有限，我還是要感謝將自己可貴的『一瞬』投入這個創造性勞動的所有人。

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藝術創造勞動，留存於今者，亦浩如烟海。這部《全集》，雖浩浩百卷，亦只是其中一瞬。而每一件入選作品，又只是書家的一瞬。然而，我們的全部研究、編纂工作，即從這『一瞬』出發。翻開這部書的時候，你會發現，不管是『斷代卷』，還是『名家卷』，都是以作品和書家研究爲中心。緒論、評傳、考釋、年表等等，都圍繞這個中心而設計和完成。因爲我們還有一個現實的目的，即爲熱愛書法、研習書法、創作書法的愛好者和書法家服務。藝術作品，是藝術創造活動的開始和歸宿。因此，我們選擇了這種方法。我們的目的有限的，但它爲我們提供延續和再創造的空間是無限的。

希望您喜歡它，批評它。

劉正成

公元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於八方齋



菊潭纂峨眉山紀

覽之作十首
夜書無墨之

未可測奇奧錢牌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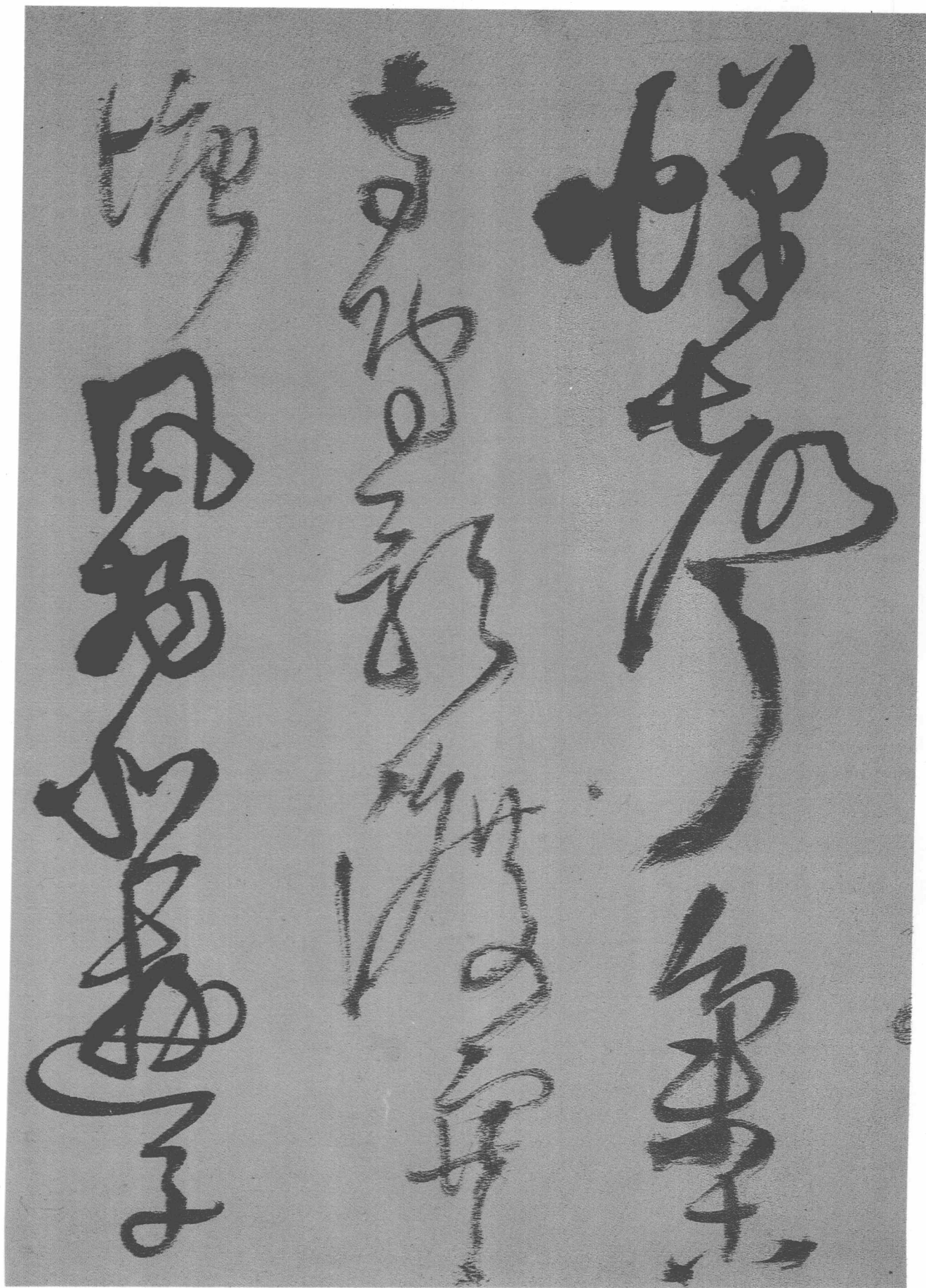
雨姑乘時休離佛不



每遇烟扉江楓墜客衣鄉音隨地
改龍影入雲微樵爨倉皇了菱歌隱
約歸吁嗟鷗翼向南飛壬午嘉興作
戊子寒食後一日書于滬華館

嘉興作詩軸

王鐸



贈二弟仲和詩卷（部分）

王鐸書法評傳

劉正成

一個在政治上、道德上不可取的人，他所創造的藝術是否還有價值？這是文藝科學的兩難命題。

沙孟海先生《近三百年的書學》在評價、論述書法家王鐸時，便遇到了這樣的問題。他說：

王鐸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結果居然能够得其正傳，矯正趙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於明季，可說是書學界的『中興之主』了。他的作品，固然流傳很多，我們只要翻開他那部《擬山園帖》，就可以概見他這副優越的本領。歷來論藝事的，並注重到作者的品格，王鐸是明朝的閣臣，失身於滿清的，只這一個原因，已足減低他的作品的價值好幾成。隨後還有人刊行《明季十五完人手札》，那部《擬山園帖》，怎不要對之汗顏呢？所以我說，假使他也跟着這十五人中的幾人同時上了斷頭臺（其實這十五人中有幾個是不曾研究過書學的），他的聲價，自然還要更隆重些。

這雖然使一切熱愛王鐸書法的人感到尷尬，但却揭示了一種存在：美的因

素是複雜的。我們的任務不是迴避它，而是科學地分析它，從而使我們的認識接近真實與真理。

書法藝術有一種特殊的魅力，即一切使用漢字的人，包括那些對書寫漢字感到頭痛甚至厭煩的人，都能够感覺到它的美的存在，並認同它。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漢字字形，最初只是文字含義的物質載體，即語言的存在形式。由於字形的富有魅力的美的存在，受到人的審美關注，從而不斷發展、成熟，一種『形式』演化成了一種『內容』，即書法美的本體。在這裏，字形所涵載的字義，已轉換成了書法美中次要因素之一，即這種藝術——書法與人的理性認識，人的社會存在的一種既細微，然而又斬不斷的必然聯繫。回溯書法藝術這一形成歷史，注意它的這種審美特徵，有助於我們來討論王鐸這個被一段歷史，即人們的共識所貶斥的人，他的藝術——書法的存在價值，他的社會道德行為與他的藝術創造之間，某種深刻的矛盾、差異和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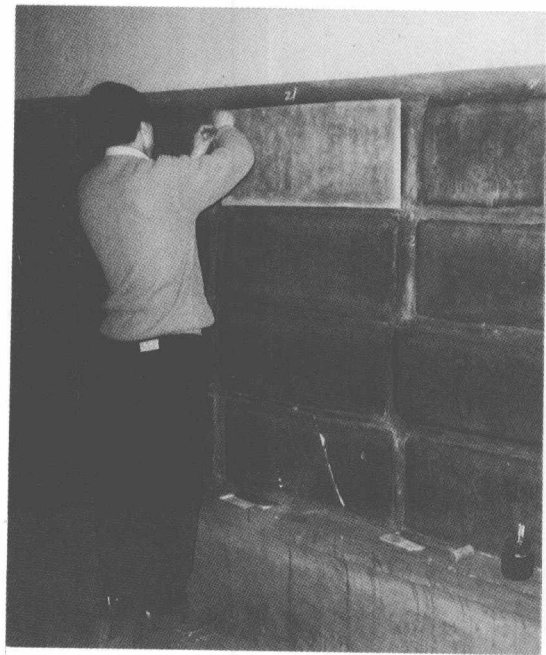
一 悲劇的時代與時代的悲劇

王鐸出生的那一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即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壬

辰。歷史把中國帶向了一個迷惘的時代。此前十年，張居正去世，這個企圖建立法制體系來挽救封建末世的危機，把中國引向前進的一代名臣人歿業亡，使『這個龐大帝國失去重心，最終失足而墮入深淵』（《萬曆十五年》）。此前五年，海瑞死，這個『模範官僚』（同上）壽終正寢，標誌着『人治』的迂腐、可笑及其諷刺性。一代名將戚繼光也死於這一年，他留下的長城與兵法，已是明日黃花，戚家軍與『鴛鴦陣』消失了，『一個古老帝國業已失去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同上）。後此十年，李贄在鎮撫司獄中自殺，封建末世道統的最為猛烈的批判者、最為光輝的思想家的殞落，使那個黑暗的時代連星光也沒有了。何況，就在王鐸名登三甲進士那一年，即明熹宗天啟二年（一六二二），魏忠賢得勢，這個中國古代政治最令人惡心的潰瘍，把黑暗時代的空氣也完全窒息了，他把東林黨一百零八人比擬《水滸》人物，編成了《點將錄》，興大獄，一一迫害，楊漣、左光斗等著名六君子受酷刑死於獄中即在其後第三年。第四年，清太宗皇太極接努爾哈齊汗位，在關外聲威赫赫，虎視眈眈。與此同時，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高迎祥、李自成揭竿起於陝西，烽火遍及宇內。大明朝最後一個企圖力挽狂瀾於既倒的崇禎皇帝，成了一隻可憐的熱鍋上的螞蟻，當了十六年皇帝，最終吊死在煤山的歪脖子樹上。

所有的人物，不管你處於道德倫理價值天平的哪一端，無一能逃脫這個悲劇時代的悲劇命運。

在這樣一個時代，王鐸降生在河南孟津邑雙槐里的一個農民家庭。被號稱為中華人文之源的『河書』即出於此。由於它是黃河河道最為狹窄的地方，八百諸侯選此地為會盟之所，所以又稱『盟津』。王鐸的家就緊靠黃河南岸，以種地為主業，以讀書為副業。王鐸的十世祖王成，從山西洪洞縣遷於此，然後世代在此『日出而作，日沒而息』。在最為富裕輝煌的時候，他家曾『有田二百畝，日不勝於貧時十三畝也』（《擬山園選集·王氏譜·大傳·王本仁傳》）。王鐸的祖父王作，一輩子種地讀書，却終生未能擠入仕途。他父親王本仁，字性之，號梅園，靠着十三畝薄田為



圖一 孟津老城王氏宗祠，《擬山園帖》刻石現藏于此

生，也讀書，亦終生未實現仕進的希圖。王鐸的祖先中，惟祖父之長兄王價登萬曆二年甲戌（一五七四）進士，由廣平推官陞南京刑部員外郎，又轉真定守，大名守，然不幸早卒。至王鐸成人後，王價這一支族，早已是『室不蔽風雨矣』（《擬山園選集·王氏譜·大傳·王價傳》）。王鐸三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六

孟津王

王氏譜

大傳

王鐸曰人各有百世不遷之宗守之世曰敬也敬宗故尊祖則收族之遺寓之矣故胥大宗胥小宗無宗莫宗親親尊尊世綿遠而猶之一身也祭祀享燕歲時修舉合聚族曰飲食少長秩秩不亢于禮臨之曰祖宗之義一

家譜

王鎬號長公廩生種花灌池面雍容也不為賈競詬諍爭訟牙孽之事性嗜酒不使酒詈人能日誦千言因寇破津家中落徙居河上之墟呂貢仕室孟氏子無知庠生

王鐸字子陶廩生試軼其曹才高卓心氣沉潛為文多奇奧與犇放屢試不第常閉門攻苦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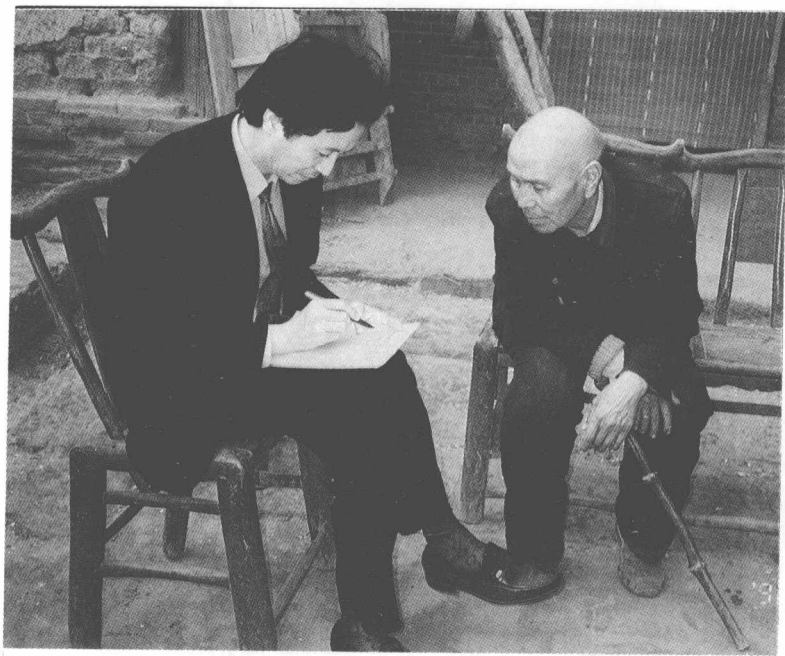
十一歲時才獲仕進，可以說，他的前半生都生活在饑寒交迫之中，竟至於『不能一日兩粥』。他的母親曾將陪嫁的『釧珥鋌附鬻之市，以供朝

圖二 《擬山園選集》順治十年王鐸刻本

夕』。『麥稻缺，買餛飩餅，不能備諸兒。兒半飽，母略茹菹，則腹飢矣。』（《擬山園選集·先母封一品夫人陳氏行狀》）以至母親告訴王鐸弟兄姐妹：『子勿忘我餅盡腹飢時，女勿忘我釧珥鬻市時也！』（同上）

弟兄中，王鐸居長，有四個弟弟，即：鏞、鏞、鏞、鏞。他有一個姐姐和兩個妹妹。在茅屋草舍之中，王鐸又綿延着祖先的追求——干祿仕進。他十三歲始臨習王羲之《聖教序》。十四歲始讀書，從古文開始，十六歲入庠讀書。到三十歲中鄉試，三十一歲時，殿試名列三甲第五十八名，賜同進士出身。同年，與同科進士倪元璐、黃道周同改庶吉士，步入仕途。

王鐸很似錢謙益，涉身政壇的前期，均以清流自居。在崇禎朝，王鐸三次在政壇嶄露頭角。第一次是在崇禎八年（一六三五）秋，與當時的權臣、首輔溫體仁產生衝突，『不合溫體仁、吳宗達烏程百計中之後，避而之金陵』（《擬山園選集·王氏譜·大傳·王鐸傳》），即自請調任掌南京翰林院事。第二次是在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七月，『上疏言邊事不可撫，事關宗社，為禍甚大，懷懷數千言』（同上），這種主戰派言論，大大激怒了主和派首領、閣臣兼掌兵部楊嗣昌，『楊喉中嚙欲廷杖之』（同上）。好險！一旦廷杖，便命歸西天，誰也難從廷杖下活出來。王鐸僥倖過關，『上亦不加罪焉』（同上）。第三次，就在同年『秋講』日，他直接觸怒了崇禎皇帝本人。王鐸作為經筵講官，進講《中庸·唯天下至聖章》時，『力言加派，賦外加賦，白骨滿野，敲骨剝髓，民不堪命。有司驅民為賊，室家離散，天下大亂，致太平無日。』（同上，參見《清史·列傳卷七九》）『莊烈帝切責其敷衍支吾，不能發揮精義。鐸惶懼，俯伏案前待罪。』（《清史·列傳卷七九》）王鐸所述，完全符合事實，外強中乾、自大虛榮的崇禎皇帝自然難以正視對自己的自尊心的挑戰。好在還有些涵容量，終『不加罪』。就在那年底，王鐸經兩度上疏，『乞歸省親』獲准，返回老家孟津。這是王鐸在政治上的第一次大失敗。從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到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這六年多時間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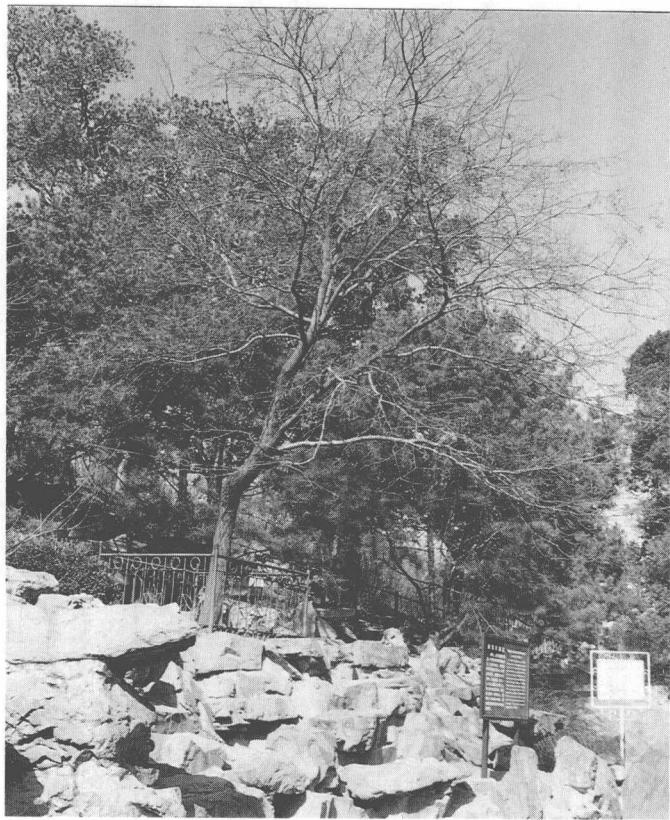
圖三 本文作者在王鐸故居採訪其十一世孫王維城

王鐸基本上是流落江湖了。雖然其間曾受命南京禮部尚書（崇禎十三年九月），但實際上已無法赴任了。其時，李自成的義軍已橫掃中原，王鐸一家即在黃河沿岸流落無歸，他的父、母、四弟、妻子、女兒均在流落的異鄉先後病逝。他的詩中曾記載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十月將往南京赴任前，以家人先行，取路暫返孟津，王鐸率家丁二十五騎隨後。行至衛輝張吳店，家人一行陷農民義軍中。農民義軍兩千餘，王鐸以二十五騎馳突往救，竟得救出家人並衝出重圍。將返家時，李自成已攻陷洛陽，殺福王常洵，孟津已回不成，便借居於黃河北岸懷慶府一帶。

王鐸在《詠我》中道：『自診周旋久，迂疏竟不忘。半生何啻夢，積墨漸成莊。帶革寬鬚髻，緦滕閉肺腸。貞觀苟可冀，虎嶽也回翔。』王鐸

沒有任何光輝的政治思想，唯有迂腐而已，但他亦悲觀地嘆道：『貞觀苟可冀，虎嶽也回翔。』一個行將衰朽解體的王朝，豈有『貞觀』氣象可期！他在《懷城西園東訪珍齋庵》詩中嘆道：『老夫狂似醉，何意擇流年。山冷玄猿上，心傷白雁前。』又在《自待》中道：『衰顏百事倦，自待意何言。冷冷階中草，萋萋河上園。秋風老馬嘶，夜月卧龍魂。』（《擬山園選集·詩集》）

政治上的失寵，也給他的生活添上了極度的艱辛。他們一大家人曾長期靠航船漂泊於黃河下游與運河一帶。他在《贈湯若望詩冊》的跋中記道：『月來病，力疾勉書，時絕糧，書數條，賣之得五斗粟。買墨，墨不



圖四 煤山(現景山公園)歪脖樹

嘉耳，奈何！」這一切悲慘的境遇，給這個封建王朝的孤臣，除了帶來一些失意的詩思外，並沒有啟迪他任何有價值的新思想。相反，他對力圖改變這種現實的農民戰爭，却有着刻骨仇恨。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二月，李自成自三邊入山西，趨北京；十九日，崇禎帝自縊於煤山；四月，吳三桂合清軍擊李自成，李自成敗而西走；五月，清攝政王多爾袞入北京，南京官吏立福王朱由崧為帝，建立弘光小朝廷。時召姜曰廣、王鐸為東閣大學士。其時，王鐸正在蘇、杭一帶漂泊，他自然沒有想到，他曾經在洛陽城破、小福王逃過黃河時，曾得到過他們弟兄的保護，而得此報答。到六月中，王鐸方趕到南京見朝，他當時身居次輔之位，並沒有為朝廷設計出任何驅逐清軍，收復北中國的有價值的規劃，却匆匆忙忙上了《為中州死難諸臣疏》（《擬山園選集》卷九），即為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在洛陽被李自成農民義軍所殺的『諸臣』建廟祭祀呼籲。如狼似虎的清軍壓境，民族矛盾不管何等尖銳、激烈，似乎這並非『大節』所在。他在緬懷『親翁』呂維祺（被李自成為在洛陽所殺的兵部尚書）的《懷州作》詩跋中稱：『豫翁老親家，道履不忒，根萬魯鄒，經濟卓犖，古人比肩。寇至，大節錚然，千秋炳煜。』（《擬山園選集·詩集》卷三）在王鐸眼中，這『大節』是什麼就很清楚了。正基於此，王鐸演出了他一生中第二次更大的失敗之醜劇：

『順治二年（一六四五）五月，豫親王多鐸克揚州，將渡江，明福王（弘光帝）走蕪湖，留鐸守江寧（南京）。鐸同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出城迎豫親王，奉表降。』（《清史·列傳·貳臣傳》）

既然擁幾十萬大軍的『大順皇帝』李自成也沒有把清軍攔在北京城外，既然統率江北四鎮的兵部尚書史可法也不能拒清軍於長江，王鐸又豈能受命守住南京城？抑或還能恢復大明江山？他當然還有別的選擇，或據城死戰，或棄城而逃，或隱姓埋名於深山。但他畢竟選擇了率隊出降這條路，他用偷生的代價把自己釘到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他真的不知道這是更大的『大節』嗎？降清的明朝官吏士民何止千萬？他們都可能找到最符合



圖五 南京明故宮舊址

邏輯的生存理由，何況在那個黑暗而毫無希望的時代，任何正的、反的努力何嘗不是一種徒勞。然而，一種價值觀念仍為歷史的需要而存在，這即是接受王鐸們投降的清朝主子乾隆皇帝要鄙夷地把他們打入『貳臣』之列的原因。

從王鐸的言行詩文中看，他是一個激烈的孔孟道統的衛道士，但並不徹底。這當然不是他不『知』，而是他不『行』。孟子云：

『魚為我所欲也，熊掌亦為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食熊掌也。生為我所欲也，義為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也！』（《孟子》）

正是因爲王鐸對孔孟教義的透澈瞭解，那麼，他違背了這個教義中最爲根本之所在，就不能不受到心靈的懲罰，進而受到歷史之懲罰。他於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五十四歲時降清，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六十一歲而卒，他度過了七年恥辱的日子，了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劇。這種悲劇還是否具有分析它的價值呢？

王鐸對自己的詩歌是很看重的，一生寫了上萬首詩，《擬山園選集》亦存下好幾千首，最要緊處在於他把自己看成杜甫之再世。他不僅摹仿杜詩，而且愛書寫杜詩，特別是在晚年，他的得意之筆亦不少在書寫杜詩中。他早年對杜詩的摹仿，尚可以稱爲一種孤臣逆旅之追求，那麼，他晚年對杜詩的摹仿，顯然是一種粉飾了。但是，一切又是如此直率而簡潔呢？

本卷選入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即王鐸降清後第二年初在北京時所書兩幅很精彩的草書卷，均是杜詩。有《秦州雜詩二十首》中第七九首，《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贈別何邕》、《客亭》、《登牛頭山亭子》等。這都是杜甫在安史之亂後流離生活的感慨之作，充滿蒼涼悲痛的情懷：

風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峰峻，懸軍幕井乾。

生死論交地，何繇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綿谷

元通漢，沱江不向秦。

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顯然，杜工部傷時哀世的價值觀念，在強烈地撞擊王鐸的心靈。『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中之『燕雀』，王鐸當然不敢坐實，但他還不至於把自己的變節行爲辯解爲挽救『聖朝』之舉吧。在數行殘淚中，看得見他在『義』與『不義』悲劇衝突中的可憐相。

也許，他自己的仿杜之作會把事情說得更清楚。

順治七年（一六五〇）秋，十來年前王鐸避亂懷慶府時的地方官沈石友來會他，他作了九首五律並用他得意的狂草書寫出來相贈，很能道出心曲：

相見捨千淚，何心酌酒壘！

悔不棲耘斗，翹翹望故山！

王鐸在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政治上失寵後，確實非常想辭官歸老田園，甚至在弘光小朝廷中，也五、六次向皇帝提出致仕歸老的請求，這是很清楚的失意悲觀。而此處的『悔』字，則不可同日而語矣。如果當日就歸老『故山』，何至於今日之『千淚』！

家共千村破，人從百戰來。

放懷何寂寞，無處非花源。

聽歌忘拭淚，善謔學藏身。

王鐸降清後的七年時間，雖然亦是『苦無暖室，炙硯仍凍』（參見本卷《高郵作詩軸》），生活環境畢竟安寧多了，比起他在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到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那六年多的流離生活確實有天壤之別。但他的心靈則空虛多了。面對『家共千村破』，自己苟安的居所當然可以比喻爲『桃花源』。但『桃花源』裏又何須『聽歌忘拭淚，善謔學藏身』！兩種價值觀念的撞擊，折磨着一個『貳臣』之心。

當時的中國，雖到了清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天下並不太平，除了明桂王與瞿式耜、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對滿清征服者還在作殊死決戰，南中國的少數民族也在抵抗侵略。此時，王鐸的好友郭一章被任到湖南平定少數民族不時的叛亂，作了一首七言長歌和兩首五律，並以狂草書

之贈寄洞庭。詩歌中云：

壞道石礮通高岡，永峭危田戰馬跡。經心赤子遭墊厄，遺鏃斷刃還驚魄。

非徒嚴斧鉞，將似救饑寒。

愷悌今懷子，不爲干祿言。修兵閑重地，減賦聚餘魂。

這些勸戒懷柔少殺生民之言，是王鐸對異族征服者的憤恨，還是對自己媚顏事敵的懺悔？已不得而知。但是，《擬山園選集》與《初學集》、《有學集》、《投筆集》在乾隆時均遭毀禁，王鐸是否如錢謙益一樣，對清朝的不滿在當時已被察覺出來了？王與錢皆列爲《貳臣傳》『乙編』之首，而事實上，編入『甲編』者，乃投降而『著蹟』者，即幫助新朝殺了千千萬萬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人頭的以鞏固新朝的幹將。而未『著蹟』者如王與錢等，與新朝的合作顯然未得到主子完全的滿意。他們在詩、文中所流露出的某些情感言論，確實對鞏固新朝統治有不利之處，因而必毀禁之。這本歷史書，在背後確有不少需要解讀的文字。

王鐸於明弘光元年（一六四五），亦即清順治二年五月在南京降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正月被命以原官禮部尚書管弘文院學士、充明史副總裁；順治四年三月，充殿試讀卷官；順治六年（一六四九）正月，授禮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十月，加太子太保；順治八年（一六五一）晉少保；臨死那年，即順治九年（一六五二）三月，授禮部尚書，同月，王鐸已病卒於家，大約並未知道和實際接受這個新任職務。看得出來，王鐸大部分時間是無事可做。據記載，這七年仕清中，他做了兩件事：一是於順治八年三月，向皇帝上書尊孔，讓新朝統治者『幸學釋奠』（《清史·列傳七九》，下同），即讓皇帝讀孔孟之書，修葺曲阜『聖廟』，調衍聖公及『四姓博士』赴京陪祀於文廟；二是於順治九年四月，受皇帝命祭告西嶽華山。祭告華山畢，他一面逃避清軍與抗清士民

的軍事衝突，一面向西南旅行，途經陝西漢中，由棧道入川，去遊覽了渴慕多年的峨眉山。從夏至秋、至冬，蜀道的長途跋涉，受熱受寒，染上重病，到底是年底方返回老家河南孟津，一病不起，第二年三月便病篤而卒。他在新朝所做的這兩件大事，當然可以解釋爲幫助異族侵略者從精神文明上鞏固統治，但畢竟不如吳三桂等殺人如麻的『硬指標』。

他的好友錢謙益爲之撰寫的墓誌銘中，大約有曲筆。因全篇之中，大半敘述王鐸『蔚起詞林，以六書爲己任』，『辨經史之源流，萃斯文之體要，或一揮而數制，或一飲而百篇，行則口占，卧則腹稿』（《牧齋全集·有學集卷三〇·墓誌銘》）。後小半部分中，先講了『事崇禎先帝於北，啟沃講筵，論列邊計，鑿鑿不爲寡言；事弘光皇帝於南，獎護忠直，疏解禁錮，侃侃有以自處』（同上），這是褒獎之言，特別是在弘光朝王鐸對錢的推重，錢是很爲感激的。這是論了一些時事的。到了末尾關節處，錢氏筆鋒一轉，述道：

既入北廷，頹然自放，粉黛橫陳，二八遞代。按舊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歡間作。爲叔孫昭子耶？爲魏公子無忌耶？公心口自知之，子弟不敢以間請也。（同上）

錢氏以叔孫昭子和魏公子無忌兩人來比擬王鐸，其意何在？

叔孫昭子，名嫫，春秋時魯人，叔孫豹之庶子，謚昭子。《春秋左傳》載：豹卒，豎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孔子認爲，叔孫昭子不以豎牛擁立自己爲功勞，反而追究他廢嫡立庶之罪，是真正的善行。而孔穎達《正義》則對昭子的行爲作了精細的分析：昭子是知道豎牛餓殺了自己父親豹的，如果以此罪名來追究豎牛，別人會問，你爲什麼當時不指責